

死巷



◎张敏/著

九十年代中国都市的真情告白。

一群市井人物让人揪心的生命历程。

人性中善与恶、美与丑的较量。

一个情感走私的悲情故事。

一部至情至性的惊世力作。

细腻、生动、传神。

让你触目伤怀，掩卷沉思。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蘭調文化系列丛书
LAN DIAO CULTURE SERIES

死巷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◎张敏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巷/张敏著. -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1.1

ISBN 7-228-06197-7

I. 死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942 号

- 主 名 死巷
著 者 张敏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
责 编 徐晓琳
责 校 李玉新
装 帧 魏伟 刘乾坤
印 刷 四川协力印刷厂印刷
规 格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 11 印张 260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3000 册
书 号 ISBN 7-228-06197-7/I·2310
定 价 18.80 元

内容提要

一条十分普通的小巷，却因为有一位美丽的女子而让人无法忘记。天生丽质的林丽，从小生长在书香门第，其父是一位著名作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使她成为“外美内秀”的“第一美人儿”。一时间，成了男子心里追逐的对象，但都可望不可及。

有两个男人对她开始了爱情攻势。一时间，她在两个男人中间徘徊。

一次偶然，她失身于崔治宽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便嫁给了他，过上了贫穷而幸福的生活。失意中周长安，落泊深圳但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当然也名利双收。

崔治宽虽然身材高大却头脑简单，不能让死巷丽人过上优裕生活，在与周长安的较量中最后失败，并进了拘留所。但周长安也无福享受人间挚爱，在一次游玩中摔死于华山下。

为此，林丽再次失身，并与崔的婚姻破裂。崔治宽为挽回婚姻，努力工作，干最低等的工作赚钱。并在赚钱过程中，与另一个暗中喜欢他的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。最后一次疯狂时被林丽发现，绝望的林丽开始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……

红颜薄命，把美的毁灭撕裂给人看。这是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剧。

序

感谢你这本好看的小说

陈忠实

张敏，感谢你这本好看的小说，让我解除了旅途的寂寞。我是在西安到大连的旅途中，在卧铺车厢里一口气读完的。你写的东西非常好看，这是我早就知道的，这几年你给南方那些杂志、报刊写的文章，能看到的我都找来看了。这部小说和你写的那些文章一样，都很上眼。把文章、小说写得好看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需要作者的全部才情，你是咱们陕西最有资格写小说的几个作家之一。

我们相识二十多年了，虽然一年只能见几次面，但是对你的动态却十分关注，朋友们相会，也总是要提到你，你的聪明与才华让我敬佩。

这部小说上市后我看可以走红，因为首先是好看，好看中间夹着你出众的才华。不像有些作家写的小说，看起来很吃力，很费脑筋。你的小说可以唤起人们的激情，可以让人放不下手，忘记时间。我想这是写小说的一个很要紧的大窍门。小说写得不好看，谁会花钱去买去看？你做到了这一点，恭喜你。不足之处也有，比如周长安的死，太随便了，让人感觉到是作者的一处收笔。不过掩卷沉思，你也有你的道理，生活中随意发生的事情太多了。人有旦夕之祸福么。读者看一部作品也不是尽看故事，故事的不完整性，也是一种风格，一种写法，而且合乎潮流。只要

合理也就过得去，读者要看的，是作品的思想和故事，作品的厚度和作者超出常人的才华，当然还有语言。顺便再说《死巷》的语言太好了，有好多地方，我都猜不出来你是怎么写出来的，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我在大连参加“作家看大连”活动，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，就说这么多吧，祝你好运！

长安第一风流才子

高建群

张敏有着惊人的才华。有的人成为作家，是经过后天学习得来的，有的人则天生就是作家，造物主打发他来世上走一遭，就是让他的这枝辣笔为尘世添一份喧嚣，加一份热闹。张敏就属于后者。

我二十年前读过张敏的《天池泪》、《感君情意重》、《黑色无字碑》，我惊叹于这些小说的鬼斧神工，惊叹于通篇所洋溢的那种激情和才情。记得我当时对人说，这小说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，好像是一口气写成的。

张敏是平民化的作家，平日破衣烂衫，巴哒个凉鞋。一个裤腿长，一个裤腿短，从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一路走过。这叫性情中人，这叫豪华落尽见真淳。我平日见到那些拿腔捏调的作家，装腔作势的作家，就想起张敏的平实。平实是一种美德，平实正是张敏才华源源不断涌出的一个原因，而“一拿架子就首先失败了一半。”（孙犁先生语）

张敏有着许多独特的阅历，张敏经历过许多事，张敏的肚子里，装着一肚子的稀罕事。他常吊在嘴上的一句话是：“眼见稀奇物，寿增一纪。”

张敏的《死巷》写了5年。他写写停停，不敢再往下写。不敢写的原因是担心小说写完后，他会死去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小说

告竣之后，张敏先生还活在人间。

不过，为了写这个可诅咒的《死巷》，他的头发现在一根不剩地全部都变成了白的。他的头发和《死巷》的联系如下：动笔之初，他的头发全部是黑的，且又浓又密。写到15万了的时候，头发还是黑的，但开始大量脱落，早上起来枕头上落一层头发。写到22万字的时候，头发已经落得差不多了，于是他高叫一声：“剃去三千烦恼丝”，将头发眉毛一古脑儿剃去。待到重新长出时，便全都成了白的。头发是白的，眉毛是白的，胡子是白的，连鼻孔里的鼻毛也变成了白的。关于张敏先生头发的变化，用我常常调侃他的一句话，也许可以概括：以前到舞厅去，也许还可以冒充一个大龄青年，现在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八十岁老叟了。写到这里让我们诅咒文学这东西。

张敏的《死巷》是一部西安城的市井传奇。

张敏的《死巷》中所塑造的林丽、崔治宽等等形象，都是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左邻右舍的人物。

张敏在西安这块土地上泡大的。他写西安可以说是如数家珍。张敏小说中的那故事据说也有原型，是几年前他从西影厂到公安局深入生活时，遇到的一个案子。

我期待着《死巷》的问世。这个写过《天池泪》，写过《黑色无字碑》，写过电影《错位》的人物，又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惊喜呢？我期待着。

书名《死巷》这两个字，是五年前我和张敏先生去宁夏，请张贤亮先生书写的。记得贤亮先生写下这两个字后，又即兴写了“以笔作剑，横扫文坛”八个字。这八个字写毕，想想不妥，怕有人会不高兴，于是又写了“录张敏老弟豪言”一幅小款。记得当时大家击掌而笑，贤亮先生的机智，叫人佩服。这是一段旧话，这里顺便说出。

一部关于平民生活的精品

徐剑铭

现在是凌晨3点。我是从下午3点开始读《死巷》的，也就是说，我用了12个小时读完了你的这部长篇处女作。这期间，除了喝水与“放水”之外，我再没有浪费一点时间。仅此就可以证明，这部小说是很吸引人的。老兄是编故事的高手。小弟自然弗如！老兄的语言生动、幽默，常常使人于阅读时怦然心动或忍俊不住。为此我有理由相信：《死巷》一旦出版发行，当会火上一把。

大道理我讲不来，只想谈三点看法。

第一，这是关于陕西的都市文学。我在陕西文学界遛遛达达地混了四十年，真的是无甚建树，但却看惯文坛的秋月春风。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陕西的文学界从50年代就一直是由写农村题材的作家独领风骚，前有柳青先生、汶石先生，后有路遥、忠实、平凹，皆可谓驰誉中外的大家！谁也否定不了他们对陕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贡献。不过我想的是：我们生活在西安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中，可我们对这个大都市，对生活在这个大都市的三教九流，各色人等究竟了解多少？我们这里的“土著”作家又有多少有份量的作品来反映这个都市的沧桑风云、人海沉浮？我总是觉得太少太少！这些年，看到外地的一些作家直面现实，点击都市脉搏的力作不断在文坛推波助澜，我心里就有点犯

急。我们这些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所谓作家们都在瞎忙活些啥呢？拿不出与这个大都市相匹配的都市文学作品，你还有脸端起羊肉泡的大碗么？当然！我急也是干着急，因为我在文化圈只算得上是个“小炉匠”，大部头的小说你拿鞭子一天抽我三百下我也写不出来。

好的是，张兄站出来了。《死巷》怎么说也是地道的都市文学作品，而且写的是咱们这个都市的故事。为此，我该为张兄喝彩三二声的！

6 第二，你我都是从工厂出来的，都穿过多年油渍麻花的工作服。我有个观点就是：人到啥时候都不要忘了你的小名叫啥？咱们的小名就叫“工人”，现在顶多在后面加上二个字：作家——工人作家。二尺五的高帽子戴得再多，工人从本质上讲是平民阶级，是都市中生存状态最艰难、最窘迫的群体。

读《死巷》，使我最感欣慰的就是，张兄正在用自己的笔，为那些在大变革浪潮中“找不着北”的工人兄弟们扼腕长叹！从大的概念来划分：《死巷》可以说没有一个大人物，全是些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”的可怜人（包括周长安、李巧玲之类）。我们对林丽，可以“哀其不幸”；对崔治宽可以“怒其不争”；对崔艳艳、李巧玲、周长安就能简单地用“恨其不良”来界定他们的行为吗？别忘了，他们也是平民阶层的小人物！

这是我为张兄喝彩《死巷》的第二个缘由。

第三，我不只是喝彩，而是要泼点冷水了。

我感到《死巷》目前有明显的不足。主要有三点：

一是人物与社会的关系尚有些游离。作者是想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影响，但目前尚没处理到位。就像把油洒进白开水锅里，虽然同在一锅，但油还是油，水还是水，没有融为一体。

二是叙事结构上尚有些拖泥带水，情节中旁生的枝枝蔓蔓多

了些，使人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趑趄起趑的感觉。

三是人物的个性语言不够鲜明。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，看来作者推敲的还不够。

其所以要泼几瓢冷水是因为，张兄在文坛行走多年，才华过人，名声不小，既然拿出第一部长篇，还是再打磨打磨，奔精品而去为好。你说呢？

（你弟妹教我说，把刚煮熟的鸡蛋放到冷水中，一是不烫手，二是好剥皮。）

令人拍案叫绝

周 矢

8

读罢张敏的《死巷》，有几多感慨，几多惆怅。

陕西有一大批作家，号称“陕军”，其中在文坛上颇有盛名的就有好几位，而且我和这些巨子们也常打交道。但我私下常以为，若论才气，张敏兄当数陕西第一，这是我多次和大家说过的，而且几乎无一次不得到文坛诸公的赞同，包括那些巨子们。我之所以佩服张敏，是因为他的大脑与众不同。他能想到别人所想不到的，因此，他也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。而这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，总是那种鲜活的，令人拍案叫绝的，甚至是令人不可思议的。于是读的人就冒出这样一种想法：这家伙，亏他能这样想出来！

我以为，张敏的这种能力，或者叫功夫，不是练出来的，是天生的。

张敏新搬的住宅里的客厅正面墙上有一块木制的木匾，木匾之大，令人咋舌：长丈五，高八尺，上面潇潇洒洒地用刀刻着高建群先生的题辞，那词儿是这样写的：

张敏先生者，长安第一风流才子也。世间共有一石才，张敏先生独占八斗，余占一斗。下剩一斗，普天下秀才们共分之。

这当然是“戏题”，作为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的作者高建群，在木匾的末尾明确写清楚了是“戏题”，他大概怕惹起“天下秀才们”的众愤。但我读过后，第一个想法是“才高八斗”的评

价，于张敏并不过分。如果我也可以作为“天下秀才”之一，我是绝不会“愤”了的。

我总以为，写文章这事，成功的秘诀就两条：一为天生之才，二为后天之勤。有才而不勤，是可以偶尔写就好文章的，但仅有勤而不才，则永远也写不出来好东西。

我与张敏成为知交，已有二十多年了，对张敏的这一份佩服，二十多年来便一直贯穿在我们的交往中。就这部《死巷》，可以说从开始有林丽这个人物起，我便参与了。现在总算变成铅字出版了。读过一遍，感慨万千，因为我十分清楚其中的甘苦，十分清楚林丽这个女人的悲剧命运。我十分赞赏张敏对书中人物的“无论其好坏”的处理。小时候看电影，我们总是要问大人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？其实好人坏人没有什么绝对的尺度和界限的。这部《死巷》中的主人公，你可以分得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？崔治宽、周长安们难道是坏人？即便是李巧玲、崔艳艳，甚至高红石也仍然不是坏人。林丽的死，是诸多因素的偶合，或者说是命运之必然，是社会、环境、性格使然，而且可以说，林丽也不能说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“好人”。我以为读这本书，当读些字缝之外的东西，不是书中明明白白写到的那种爱情或变态的爱情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和明争暗夺，也不是有钱与无钱、穷与富之差异引起的生活矛盾，而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争斗，那种潜藏在生活之外的、让富人与穷人、让漂亮女人与丑陋者相互嫉妒、相互仇恨、相互报复的一种质的东西。于是我便想到一位哲人有过的一声感叹：可怜的中国人呀！

其实，何止是中国人？人性这东西，恐怕是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人无不共有的最重要的一种“性”吧。

这应该便是《死巷》的意义所在，也是才高八斗的张敏先生的才之所在。但愿我没有说错。

人无定形，形无定态

冷 梦

在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中，最说不清地就是张敏先生。这是因为他时常变化自己的模样，人定无形，形无定态。大凡精灵古怪莫不如此吧！因此，我称张敏身上一种特质为鬼气。与鬼气不悖而行的，是独具张敏文字风格中的才气，我称作鬼才。鬼便不可言说。人们对自己解释不了的事物，只有绘其形，而不能触其质。我想，这怕是人类智慧聪明的逃避或一种无奈罢了，可在张敏身上就不存在了。

宇宙万物，大千世界，上下沉浮，芸芸众生，在张敏带有鬼气的参禅悟道指点迷津之下，仿佛都混沌初开似的有了它原始意义上的简单和明了。你看《死巷》，谈古论今，社会各色人等，俚语杂曲，张敏仰俯之间，随手拈来，嬉笑怒骂，亦庄亦谐，皆成文章。其中至奥哲理，荤腥人生，斑斓纷呈，锦绣珠玑，他也轻轻松松道来，又洒洒脱脱掷去。让你目不暇接，又如坠五里粉尘雾之中。他说地球村，他说伊拉克和科威特，他说西方男人用肋骨造就了西方女人，中国男人是女娲用尿泥和成；他点评男女欢愉隐情私奔，点评人死后的秘密；埋在土里，长成青草，羊吃狗啃……张敏上天入地本事，岂是吾辈所能比哉？若非鬼才，又是什么？！

张敏故事多多。这个人仿佛生来就是要给这个世界制造点喧

嚣和谈笑的。据说早年张敏在文学上还没有出道，即身居草莽的时候，人家开办一个文学讲座，张敏想厕身其中，结果受人奚落，拒之门外，那言语仿佛是像你这种土里巴几的土老冒还想登文学大雅之堂。反正是这一类的言语，很不礼貌。张敏那时候血气方刚，一掌打破一块砖，两截砖往那地上一扔，青面獠牙地吼那人一句：“十年后我来给你上课！老子此言有虚，就跟这砖头一样，断成两截！”这是一个毒誓，这也就是张敏。张敏是砸了一块砖头闯进文学世界的。那时候他也是个文学狂人。

张敏常有些惊骇之举。他把他的房子盖成个小炮楼，因为他想占他那一块地的制高点。又不发生战争，便取名“文牢”。这个“无聊文人”想干什么？——“无聊文人”是张敏自己的称号，他给了书中的那个老文人林悟了。其实他早已把这个大号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。名片倒也怪异，上印“领饷半径”，言明他的经济来源。“文牢”是他那间半地下室的书房，他有时就在那“牢口”转呀转，迟迟不肯进“牢”。这又是一个张敏。独一无二的“文牢”里的无聊文人。

张敏最近让人惊讶的是两件事。一是他突然之间，仿佛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个“白胡子老头”，一头黑发说白全白，而且是须发皆白。白得利索，白得蹊跷，白得那么彻底，白得那么令人不可思议。相见之下简直让朋友们认不出来了那个总不显老的“老顽童”张敏。另一件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听说他整出了部长篇小说，这部《死巷》就突然之间“横立出世”了。朋友们于是就都疑心：莫非就是这部《死巷》，一夜之间白了张敏的头？

说不清张敏，当然也就说不清《死巷》。《死巷》如今已是客观存在，就像张敏头上的白发终不能变回到未白之前吧！

心灵震颤的过程

韩 起

读《死巷》的过程，也是心灵震颤的过程。

10月13日晚拿到书稿，灯下捧读，结果是放下又拾起的是《死巷》，拾起放不下的，仍是《死巷》。彻底读去，竟不知天之既明。

这个美丽女人的一生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不仅故事情节有现实依据（我曾据此为警方写过小说），其中诸多生活细节也皆有蓝本。此言并非贬低作家的虚构能量。只是说，这个女人，是著名作家张敏先生精心铸造的容器，正如芥粒须弥，一古脑将今日城市人的生存状态——光明与黑暗、白色与黄色、红色与绿色、辛酸与甜蜜、痛苦与消魂、希望与绝望、挚爱与仇恨……统统地装了进去。

张敏先生的创作，曾经风靡80年代的中国文坛。人们将他作为当时“新鸳鸯蝴蝶派”的代表人物。海外一家华人出版商，曾经出过一部小说集，皆为国内被批判的文章。全书收入小说21篇，张敏先生一人便占了7篇。可见影响之大。那当儿，他的小说被批判，并非因为政治原因。但是读者的态度却与理论家相悖。许多刊物因为刊登了他的小说，销量大增。有一次陕西作协主办的《延河》月刊，因为刊登了张敏先生的《黑色无字碑》，连我这个在省作协大院内生活的人，竟然找不到一本《延河》。

虽然后来编辑部紧急加印了一批，仍然一轰而光。我拿到的两本立即被朋友“借”走了。至今我也没有那一期的《延河》。

现在张敏先生又写出了长篇小说《死巷》，这是我期望已久的事情。张敏先生的小说，历来写得潇洒。那位《红与黑》的作家司汤达曾多次表述过一个观点：“当代小说的巨大难处是必须描绘得惟妙惟肖，否则就只有在最低级的文学阅览室里才能找到读者。”他在《红与黑》中，干脆通过圣·雷阿尔说过这么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：“小说，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。”又说：“人们只有在小说中可以达到真实，而我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只是矫饰而已。”《死巷》就可以说具有这种真实的本质。读者可以据个人的人生阅历，见仁见智，赋予文本以任何意义。但我作为读者，读过《死巷》，心灵中却回荡着鲁迅的呐喊：“把美毁灭给人看！”《死巷》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现实的生活。无论像林丽这样的绝代佳人，还是崔治宽这样原本善良的男人，他们的灵魂乃至肉体，都使我的心灵无比震撼。

《死巷》写得好看。也许和张敏先生太熟悉了。有的朋友到了狗皮补袜子没反正的地步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散文《无聊文人》，就是写的他。我在文中写到他和情人的关系，发表后报纸送给他，他不敢给妻子看，自己密藏起来。著名作家徐剑铭先生是我和张敏共同的老朋友，便欲点炮，好让张敏的妻子当我们的面教训张敏一顿，找个乐子。徐剑铭问张敏的妻子，韩起写张敏的文章《无聊文人》你看了没有？上面有张敏在外头和女人的事。不料张敏的妻子说，管屁他在外头干啥，只要他把钱给我拿回家来就行了。张敏在一旁哈哈大笑。笑徐剑铭点了个哑炮。读《死巷》，每看到无聊文人林悟了，总令我忍不住开怀大笑：张敏这小子！

《死巷》写得很辽阔，通过林丽、林悟了、崔治宽、崔艳艳、周长安等等一大批主要和次要的人物，将笔触延伸了半个世纪。